

● 世界文化名人传记译丛 ●

ELITE IN CULTURE



格什温传

● 【苏】Э. 沃伦斯基 著

● 陈敏 译



格什温传

世界文化名人传记译丛

ДЖОРДЖ ГЕРШВИН

Э.ВОЛЫНСКИЙ

· 据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УЗЫКА» ЛЕ-
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80译出。

格 什 温 传

Geshiwen Zhuan

〔苏〕Э·沃伦斯基 著

陈敏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75,000 开本：787×960 $\frac{1}{4}$ 印张：4 $\frac{3}{4}$ 插页：2

印数：1—2,889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英 健

责任校对：陈文本

封面设计：刘冰宇

ISBN 7-205-00403-9/K·21

定 价：1.65 元

编者寄语

我们向读者奉献这套新的系列丛书——《世界文化名人传记译丛》。

这套传记系列丛书将收入那些对人类文化、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对二十世纪文化思潮有重大贡献的各个文化领域中的卓越人物——哲学家、文学家、文艺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等等——的传记著作。这些人物对改变人类思想面貌、更新审美情趣、开拓思维空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有着积极作用。他们或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有重要理论建树，或对现代思潮有重要启迪、开其先河，或以自己的思想拨万古陈腐迷雾，或以自己的理论拓一代清新思路，或以自己的创作卷起艺坛上一

场飓风，独辟审美新意趣，或以自己的乐曲开人类心扉，鸣奏一世之绝响……作为理论家、思想家、学者、艺术家，他们的理论学说也许并非面面俱到、无懈可击，他们的艺术作品也许并非精美绝伦、无可挑剔，然而作为人类文化的创造者，他们的的确确就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就学术的创新和发展、就人类的心灵和情感诸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真知灼见，倾注了全部激情和生命；在打破旧的理论偶像、破除陈腐的学术观点、创立新的理论学说、开辟新的审美境界、开启人类现代意识诸方面，他们堪称大呼猛进的思想勇士。

这套丛书不仅将展现这些学者和艺术家的精神发展历程，而且将揭示他们人格成长的历程。这套丛书会使我们对西方文化特质以及创造新文化的人的性格气质有个比较生动的感受和比较完整的了解。从历时性角度，我们会看到西方文化的一部活生生的历史；而从共时性角度，我们则会看到现代文化的一个横断面。

丛书将优先选择他们的自传、回忆录、以及出自国外名家手笔或已享盛誉的传记著作为底本进行翻译，以确保丛书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这套丛书与《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是姊妹丛书，它们相互补充，相互阐发，相映成趣。我们希望通过这两套丛书，从两方面——思想成就概

观和性格发展历程——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揭示这些思想家的成就和人格。这或许会对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建设有所裨益。

《世界文化名人传记译丛》编委会

1987年3月

译 序

这本小书介绍了一位天才的音乐家，但它更主要的是介绍了一个普通的人。

当美国的波士顿交响乐团首次来我国演出时，我们有不少人在想一个问题：这个能够代表美国的艺术水平的大型交响乐团，在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会演奏些什么作品呢？一般说来，在这种场合，除了演奏一些经典作品外，都要演奏一些本国音乐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我们还记得安切尔带领捷克交响乐团来访时演奏了斯美塔那的《被出卖的新嫁娘》序曲和德伏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卡拉扬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来访时，演奏了贝多芬和布拉姆斯的作品，那么波士顿乐

团会演奏什么呢？

音乐会开始了，乐队演奏的第一个曲目是格什温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这说明了格什温的交响音乐作品不是一个一般的作品，它是美国音乐宝库中的瑰宝，是美国音乐的代表作之一。

对于这样一种荣誉，格什温是当之无愧的。

美国是一个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它的人民主要是来自欧洲的移民，再加上一部分黑人、拉丁美洲人以及少量的亚洲人。由于欧洲人在人数以及经济、文化上都占有主要地位，因而19世纪的美国音乐（不包括民间音乐），无论从创作上还是演奏上，都是照搬欧洲，基本上还是欧洲音乐的一个分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音乐中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化的倾向，许多作曲家都希望能创作出“其特点使人一下子就能感到这是一部真正的美国作品”（艾伦·科普兰^①语）的音乐来。但什么是美国音乐呢？

美国的民间音乐大致上可以说是由三个不同的来源构成的，即印第安音乐、欧洲音乐和非洲——美国音乐。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美国民族音乐，用那一种音乐才能创造出真正代表美国的音乐作品来，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和多种多样的实验。最初，有不少人趋向于印第安音乐（如威廉·弗

^① 美国著名作曲家（1900～）。

赖伊)。德伏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也可以算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而后来，到了20世纪20年代，人们的注意力就集中到非洲——美国音乐，特别是爵士音乐上了。科普兰、安太尔、卡彭特、汤姆森、格伦伯格等人都创作了爵士风格的或是含有爵士成份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是短命的，或者是不成功的。所以，什么是真正的美国音乐的问题就一直没有解决。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当时美国在经济上已经相当发达，在这个强大的经济基础上，音乐表演艺术也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大都会歌剧院、纽约爱乐乐团等表演团体都已在全球享有盛誉，欧洲许多著名的音乐家都来美国表演、定居，但是美国音乐，美国的音乐创作，在世界严肃音乐乐坛上却一直没有一个与自己的国家相适应的地位。在人们的印象中，美国人只有轻音乐，只有爵士乐。而爵士乐不过就是在舞场里用来伴舞的东西。

这个许多美国音乐家未能解决的难题，终于在1924年2月12日由格什温解决了。他拿出了一部任何人一听就会知道这是一部地道的美国作品的《蓝色狂想曲》，不仅解决了多年争论不休的“什么是美国音乐”这一难题，而且使美国音乐终于有了一部能在世界最优秀的交响性音乐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真正的杰作（科普兰的《小伙

子比利》到1938年才创作出来)。尽管作为一个世界第一流的作曲家来说，格什温还存在着某些明显的技术上的不足（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还没有完全掌握交响音乐的发展和展开的原则，因而某些作品容易使人想起器乐化了的歌曲），但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格什温的作品有着广泛的艺术概括能力和深刻的艺术感染力。他把非洲——美国音乐中的最优秀，最有生命力，最富有表现力，又是最有乡土气息的，并且往往是被人们所误解了的东西发掘出来，抹去了由于多年的商业性活动而使之蒙上的尘埃，经过了巧妙的、高度艺术性的加工，创造了一些几乎使所有的人都为之倾倒的优秀杰作。

格什温的优秀交响音乐作品除了《蓝色狂想曲》以外，还有《F大调钢琴协奏曲》、《第二狂想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古巴序曲》等。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它以鲜明的形象，独特的手法，描绘了一个初到巴黎的美国人的感受。特别是后半部由小号演奏的那段查尔斯顿舞曲，简直可以认为是在交响音乐中使用民间曲调的典范。就这个意义来说，它完全不比柴科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的末乐章差。它被波士顿乐团作为美国音乐的代表作品来演出是完全应该的。

格什温音乐创作的顶峰是他的歌剧《波吉与

贝丝》。在这部歌剧出现以前，美国的歌剧院中一部新歌剧上演时，在一个季度中一般都不超过七八场，但《波吉与贝丝》却连续上演了一百二十四场，而且四十年来，它不断地在世界各国的歌剧院中上演，至今已经上演了几千场。这部歌剧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除了剧本上的原因外，主要应该归功于格什温在这部歌剧的音乐中真正做到了使民族风格与高超的技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作出了第一部真正的美国歌剧。有人就认为这部歌剧是“一部有着独特风格的美国歌剧，是由爵士乐，格什温本人对黑人音乐的体验和吸收，再加上法国印象主义的影响构成的”。格什温巧妙地运用了民歌、独唱、重唱，特别是合唱，创作了一部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技巧上无懈可击，艺术上高度完整的歌剧。它是那样新颖，从曲调一直到演唱方式都是那样的独特，任何人只要听过一遍，就再也不会忘掉它那来自黑人民间音乐的纯朴、自然的独特的风格。它在艺术上又是那样的成熟，音乐与人物结合得非常紧密，音乐对剧情的发展以及一些场景（如飓风）的气氛烘托得非常成功，并且自始至终，一直紧紧地控制着观众的情绪。它完全有权与《阿伊达》、《卡门》等著名歌剧并列，成为世界最优秀的歌剧剧目之一。

格什温不仅仅是提高了爵士音乐的地位，他是提高了整个美国音乐的地位。而且，由于音乐与其他艺术一样，一般来说“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作品，往往也就越具有世界意义”。格什温的音乐不仅是对美国音乐的一个贡献，它还为世界音乐增加了光彩，丰富了世界音乐宝库。

格什温可以说是美国音乐中的一个传奇式人物。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十五岁就在出版社当了音乐推销员。在这个工作中，练成了一手超人的钢琴即兴演奏技巧。但他并不满足，他要创作，要创作第一流的优秀作品。他拒绝了权威人士、美国著名轻音乐作曲家欧文·柏林向他提出担当他的秘书职务以及这个职务必然会带来的稳定、丰厚的收入，坚持要建立自己的事业。经过不断的努力和多次的失败，终于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名作——歌曲《斯万尼》。

写出了好的歌曲，有了名，下一步要学习杰罗姆·克恩（歌曲《老人河》的作者）创作出一些优秀的音乐喜剧来，这也许不是特别困难的。尽管暂时还没有出现象《演出船》那样的杰作，但只要象这样写下去，出现杰作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格什温不这样想，他不满足于写歌曲，他想写交响音乐。一个没有进过音乐学院的轻音乐作曲家，要写交响乐作品，这可能吗？当然不能

说过去没有人敢于尝试，但可以肯定地说，从来没有过成功的尝试。而现在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一个在轻音乐圈子里也才刚刚站稳了脚跟的小伙子，竟要来闯一下这个某些音乐学院的学生都不敢闯入的领域，这可能吗？

但是格什温成功了。尽管有一些自己不会写音乐的评论家还在那里指手划脚，他的交响音乐作品却已成了世界音乐宝库中的奇葩。它们不仅受到了世界各国音乐爱好者的欣赏和珍爱，而且受到了许多音乐权威的高度评价。新维也纳乐派的主要人物阿诺德·勋伯格、阿尔班·伯格，著名的法国六人团的成员普朗克等人都非常欣赏他的作品。一个“洋琴鬼”（上海解放前对轻音乐钢琴演奏者的称呼）竟然跻身于世界音乐名人之列，在世界音乐史上占了一个显著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对这样的奇迹仍感到不满足的可能只有一个人，就是格什温自己。他还要创作歌剧。不是轻歌剧，而是真正的 Grand Opera。我们都知道，从巴赫以来的世界音乐史上，真正成功的歌剧作曲家——指那些作品至今仍保留在世界各个剧院的剧目中的作曲家——并不是很多的，而且轻歌剧作曲家能写出成功的歌剧的那就更少了。但是格什温又一次成功了。

歌剧《波吉与贝丝》是格什温心血的结晶。格什温在这部歌剧上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如果从1932年3月与剧本作者开始联系算起，则有将近三年半的时间。为了歌剧的成功，他从剧本的改编、作品的形式、音乐的风格特点、演员的选择、以至演员的演唱方式，每一个环节都作了充分、细致的考虑。“呕心沥血”这个词尽管已经被某些人用滥了，但用来形容格什温创作《波吉与贝丝》的情况还是完全合适的。他把自己的全部思想、感情、精力都投入了这部作品，以致在作品上演以后，他仍然沉浸在歌剧的人物和音乐之中，很长时间不能解脱出来。

在短短的不到三十九年的生命中，是什么力量推动着格什温登上了一个又一个的台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呢？

当然，格什温不是共产主义者，不是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在推动着他。那么是名利吗？也许不能完全否认。他之所以去出版社工作首先还是为了挣钱，没有生活上的保证是谈不上艺术的。但仅仅是追求金钱也是不够的。为了钱，他完全可以去给柏林当秘书；为了钱，他可以只写音乐喜剧；为了钱，他完全没有必要下那么大的功夫去写那部赔了一万美国的歌剧。真正推动格什温的动力是他对艺术、对事业的追求。我认为，所有

的杰出人物与庸庸碌碌之辈最根本的区别也就在有没有这种追求。尽管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不同，但这种执着的追求，这种为了自己的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却是他们共同的特点。

仅仅有追求，并不等于成功。追求与成功之间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格什温是怎样越过这段距离的呢？第一个原因，我想是人们所熟知的，天才加勤奋。格什温的天才是无疑的，他那高超的即兴演奏能力，他非凡的音乐记忆力，他的创作才能，都说明了他的天才。他的勤奋也是显而易见的，从他1922年创作《蓝色的星期一布鲁斯》到他逝世的十五年中，他一共写了多少作品？这不很清楚了吗？但就格什温的音乐创作来说，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格什温是在轻音乐和民间音乐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在当时，轻音乐还是一位不受重视的“灰姑娘”。世界一流的音乐家都是从事严肃音乐的，即使有个别人想尝试一下，写点爵士乐风格的作品（如萨蒂、斯特拉文斯基等），也没有取得什么特殊的成绩。格什温怎么办呢？他很清楚，他自己的优势就在于轻音乐上，失去了轻音乐，也就失去了他格什温的价值。他不象我们有些人那样随风倒，更没有我们（别国也有）有些人那

种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的奴性。他相信自己，尊重自己，走自己的路，终于成了一个一流的格什温而不是一个二流的拉威尔。

但他这种自信和自尊不是保守的，不是阿Q不肯剪辫子的那种愚昧的不开化。他清楚地知道爵士乐中有来自民间的，充满了活力，能反映黑人生活的因素，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适应商业化需要而形成的格调不高，甚至是庸俗的东西。他还清楚地知道，他自己最主要的缺点是技术上的不足。不仅是他自己，爵士乐也是一样，爵士乐如果不经过高水平的技术和艺术加工，灰姑娘是不可能变成公主的。所以格什温一生都对自己的学习和提高非常注意，在自己成了世界著名的音乐家，每年收入在十万美元以上的时候，他还在不断地寻求学习的机会。对比 Tin Pan Alley 的那些只会弹一个C调和只会用口哨吹出曲调的那些名家（这种“名家”我们还少吗？）来，格什温的道路不引起我们深思吗？

格什温是一个生活在20至30年代美国人，他生活的时代和环境都与我们有很大的距离。但他对待生活，对待事业，以及对待自己的态度，对我国的音乐工作者以及对我国广大青年还是可以参考的地方的。

沃林斯基的这本小书写得很好。尽管篇幅不

大，但内容充实，态度严肃，有论述，有分析，既适合于音乐爱好者的需要，对专业工作者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在我所见到的美、苏两国出版的有关格什温的专著中，这是较好的一部。当然，也有一些缺点。例如，对格什温的政治认识，似乎有点“拔高”的味道。这是苏联音乐理论方面几十年来的通病。另外关于作品内容与艺术的关系上也说得过于机械。但这些缺点并不妨碍这本书仍然是一本很好的书。

我在译这本书时，自己不禁经常发出一些苦笑来。长期以来，我们在音乐方面总是“学习苏联”。根据“老大哥”的说法，美国音乐，特别是美国的爵士乐是“腐朽、堕落、反动”的东西，听听都是“大逆不道”的，更不要说研究了。但是我现在竟然又在根据苏联学者的著作研究格什温，请读者仔细体会一下其中的苦涩吧！这种苦涩之味是不太好用文字来描述的。但从这个事实中，我倒形成了一个想法：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有两件危害极大的事是要千万注意，绝不能犯的，其一曰奴性，其二曰愚昧。不知对不？

译者 1987年